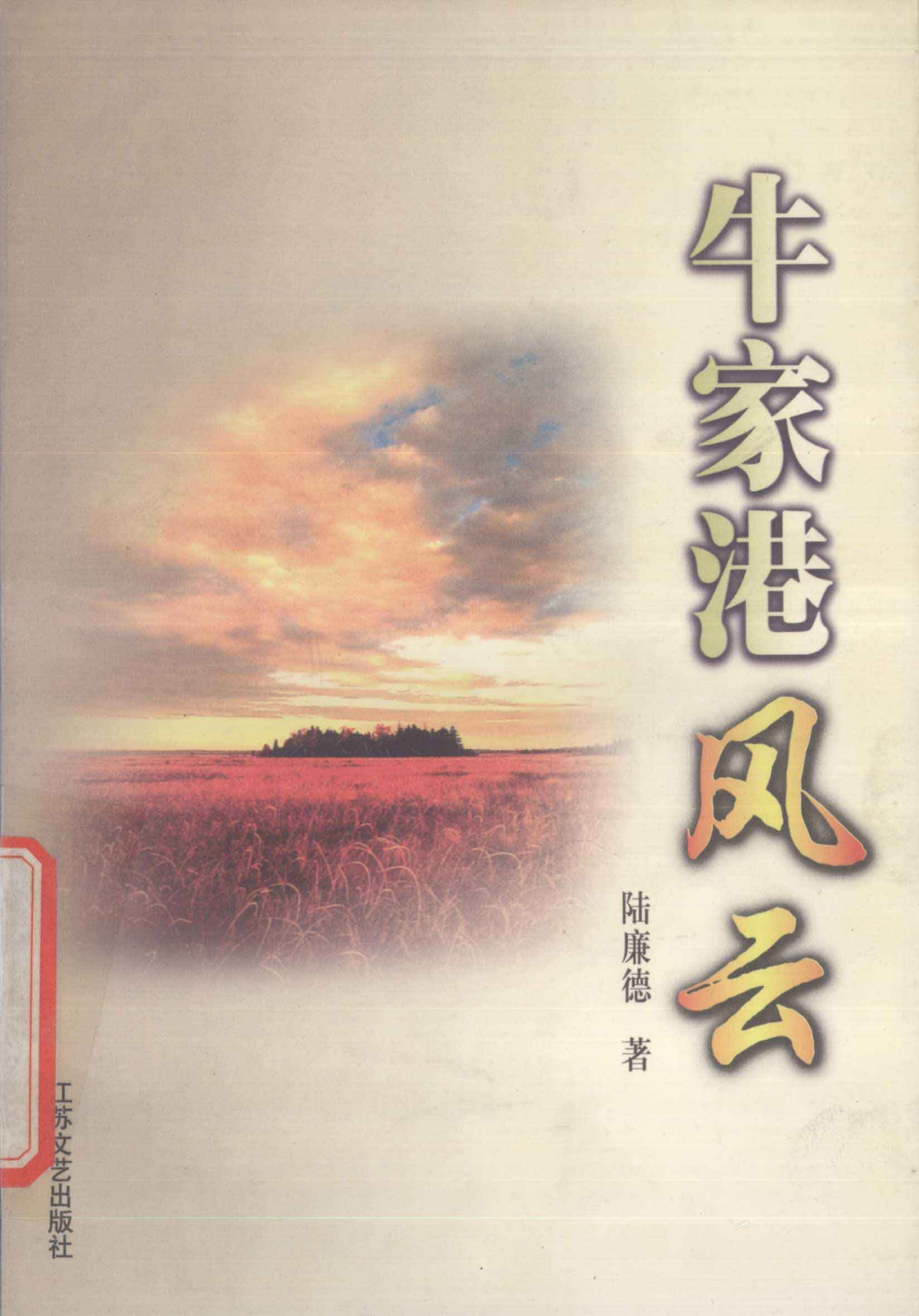




牛家港风云

陆廉德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京杭大运河由北向南蜿蜒而下，两侧伸出难以计数的旁溪支流。从高空俯瞰，真有点像一条一刻不停蠕动着、泛着银色光泽的蜈蚣。

运河流往江苏南部邻近浙江之处，有一条支流，叫蠡施河。吴越战争之后，越国大臣范蠡带了西施曾到这里隐居过，因而得名。尽管年代悠久，河水却仍然是那么清澈，它从运河这个母体上伸发出来，开辟自己的行径，以自己千百年经久不变的顽强的生命力，灌溉滋润着左右这方土地。

蠡施河四丈多宽，从两个村中间流过，笔笔直，没有一道湾。河西叫小浏坝，河东叫牛家港。两个村一样受着蠡施河水的灌溉，一个村流的是水，另一个村流的是“油”，就如一母所生的两个孩子，一个瘦弱多病，一个却是身强力壮。

牛家港很富，并不是靠地，而是因为有了一个好厂，一个专做羊皮服装的皮件制品厂。这里生产的皮夹克、皮风衣、皮大衣、皮背心、皮短裙，皮质柔软细腻，色泽艳丽，制作工艺精美，远近闻名，就连上海的大商场也把这些皮衣列为高档商品。人怕出名猪怕壮，一有名气，商界风传，一年四季订单不断，供不应求。每年都要有几千万元的产值，数百万的利润。本村的年轻人几乎都在皮件厂上班。大树底下有荫凉，靠了皮件

厂的福，全村每家每户得益不浅，通自来水，安装闭路电视，农田管理中诸多费用如施的肥料、喷的药水都由集体开支，甚至农业税也由村里包了，这种境况真叫河对岸小浏坝的村民眼羡慕到了极点。

今天是农历三月初三，是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因为开春以来气温一直很暖的缘故，一片嫩黄的油菜花已经盛开，油绿油绿的麦子也开始早早抽穗。黄绿相间，整个大地成了一条锦绣地毯，一年四季当中，现在是田野最美的时节。在牛家港村的中心地带，有一幢宫殿式的四层楼建筑，这就是皮件厂厂房。一大清早，在淡淡的晨雾中远望，真好比大海中出现的海市蜃楼一般。

皮件厂占地不少，厂房南面是片十五米宽二十米长的水泥场，主要用于进料和成品出厂的装运。北面是一个很像样的小花园，有池塘假山、凉亭曲桥，园中花木葱茏，芬香袭人。这是专为各地客商到厂里洽谈生意时休息消遣所建。四周围墙内，每隔一米便有一株水杉，高耸挺拔，与整体结构非常协调。

今日，皮件厂一改往日紧张生产的节奏，洋溢着过节日般热闹欢乐的气氛。与大门相对的那一端，紧靠围墙建有一个能停放三辆汽车的车库，车库的平顶上面，临时搭成一只演戏用的舞台，台前上空悬挂着一条红布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县剧团来我村宣传计划生育。

剧团到村里演戏，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虽然现在的青年都不喜欢看戏，但戏演到家门口，觉得好新鲜，厂部宣布停工看戏，工人们个个欢呼雀跃，全村男女老少早早就赶来排好座位，外村来的人也不少，偌大的一块场地竟然挤得水泄不通。

台上简简单单装了一块幕布。二点钟，演出开始，大幕往

两边一分，站台当中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矮个子男人，国字脸，浓眉阔嘴，黑苍苍的皮肤，身躯很胖，尤其是腹部，像一个浑圆的球。他就是皮件厂厂长牛桂林。他站在那里，手持话筒，脸呈笑容，给人的感觉是谦恭平和，虽然穿着毕挺的西服，挂了领带，乡土味仍是很浓。他清清嗓子，兴高采烈地说：“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牛家港皮件厂邀请县剧团到村里来演戏，宣传计划生育，大家热烈欢迎！”

台下所有的人都鼓起掌来。

牛桂林显得很激动，大声说：“演戏之前，顾书记先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请！”说着，向台侧作了一个请的手势。

随之，一个中等个子估计还不到三十五岁的青年大步流星从台的右侧走向中央。牛厂长说的顾书记就是他，牛家港村的党支部书记顾益民。他是山东农业大学农科毕业生，曾在镇农业公司担任副经理兼农技员。一年前，牛家港的老书记向镇委递交了辞职书，虽然还有五年才到退休年龄，但他说体力不支，退位决心坚定不移，党委这才派顾益民来接替。顾益民年纪虽轻，但文化层次高，办事老练，有丰富的农业经验，党委正在把他列为培养对象，因而将他派来锻炼锻炼。牛家港村有个牛桂林，顾益民在镇上蹲了这么多年，自然知道，也很熟悉，他来到这里，第一件事就是拜访牛厂长，无论是讲年龄还是论贡献，他始终对牛桂林尊重有加，碰到大场面，都是把他推到最重要的地位。此刻，他接过牛桂林手中的话筒，大声说：“牛厂长谦虚，我看这样吧，这个好消息，还是请镇计生办的唐助理给我们宣布吧！”说着，也向右侧作了一个请的手势，口对话筒大声说：“大家欢迎！”

热烈的掌声中，镇计生办负责人唐玲登台亮相。她的情绪很兴奋，双手不停地鼓掌以回报台下这么多群众的欢迎。她穿

着蓝色带胸花的中领羊毛衫，西式长裤，外罩咖啡色风衣，头发吹烫得很得体，没有化妆。虽然已经三十四岁，浑身上下仍然充满着青年妇女所具有的神韵，尤其是那双年轻时一定非常迷人的眼睛。她微笑着静候台下掌声停歇，然后大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由于牛家港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经过严格考查，已经被县委、县人民政府评为计划生育示范村了！”说完，手朝台后一挥，立即走出一位姑娘，把双手捧着的一块铜牌交给唐玲，唐玲将铜牌郑重地交给顾书记，神情激动地说：“祝贺你们，希望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绩！”

顾益民双手高举刻有“计划生育示范村”七个红字的铜牌，高声说：“我们一定更加努力争取更上一层楼！”

牛桂林对着话筒说：“同志们，这是我们全村的光荣，感谢上级给我们的荣誉！”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好，下面开始演戏。”牛桂林的情绪越来越高涨，话也越说越响：“今天这个戏的名字叫‘生儿生女都一样’，滑稽戏，管保大家笑痛肚子！”

幕重新拉上，只分把钟，又拉开，台上已摆了一张方桌二张凳，底幕还挂起一道春二三月桃园里桃花盛开的软景。乐队奏起轻快而充满喜剧味的音乐。随着乐声，一个胖胖的老太太兴冲冲上场，那张一笑胖脸就会倒挂的面相叫大家看了就会发笑。那老太太跑到台前，身子稍稍一蹲，双手往膝盖上一拍，就唱起来，唱的是十景调当中的《梅花落》——

喜鹊枝头喳喳叫，
一定是福星高照好运到，
我勿想老虫变成白大鸭，

我勿想开门拾着金元宝，
我只想——
媳妇怀孕快足月，
生个八斤八两的男宝宝。

“各位观众，我老太婆今年六十四岁，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前头三个都嫁出去了，身边只留一个儿子，现在讲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可以生一个小孩。儿子要是能够生个儿子，杨家门传宗接代，代代兴旺，儿子要是生个女儿，杨家门岂不是要成为断线风筝？啊呀，老天帮不帮忙怎么晓得？对了，倒不如让我碰碰运气，占上一卦。”从袋里摸呀摸的摸出一个一元硬币，这硬币是道具，做得很夸张，有面盆那么大，老太说：“正面有国徽的朝上就是生儿子，背面朝上就是生女儿。”说完用劲一旋，那硬币在桌上像个陀螺转得好急，停下来时，老太双手往下一按，又慢慢地移开，一看，大叫一声：“啊呀！”苦着脸，把硬币朝上的一面给观众看，原来是反面。

观众们忍俊不住，都大笑起来。

这时，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爆竹燃放的“砰——啪”声，和机关枪扫射般的电光炮炸裂声。正在后台和顾益民闲聊的唐玲听见，随便问一句：“怎么，村里有人家办喜事？”顾益民说：“牛家给老太太做八十大寿。”

“这位老太太真是好福气！”唐玲感慨地说，“她有几个儿女？”

“四个。听说她一共生七个，前面三个都不在了，一个生下来就死了，一个是读小学时下雨天过独木桥，掉下河去溺死的，还有一个在朝鲜战场牺牲了。是位烈属妈妈，所以，我们也常去看看她。”

“四个子女对她怎么样？”

顾益民摇摇头，叹口气说：“她没有生过女儿，留下来的四个儿子，除了老四——现在最大的这个之外，其余都平常。子孙多，不要说生活苦，烦恼也多，‘子孙满堂’这句老话实在是莫名其妙，我看是‘子孙满堂一包气’才差不多！”唐玲笑起来，说：“过去讲子孙满堂的都是些大户有钱人家，讲究家大业大。那些穷苦人，生了一个又一个，也是出于无奈，把婴儿生在马桶里的不少，时代落后、思想落后才造成今日人口基数这么大的局面。对了，我们也去祝贺祝贺这位牛家老太太吧，敬老嘛，应该的！”

顾益民有点突愕，说：“我知道。这对老夫妻人品好，待人又和气，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们。本来叫妇女主任吴菊妹去帮忙的，不巧她到县里参加培训去了，所以我请村主任福哥代表村里去贺喜。假如我们去嘛，应该当然是应该的，只是没一点准备，怎么去祝贺？”

“不要紧，我知道剧团里有位老演员会唱宣绢，把他请去唱一段‘螳螂招亲’，给他们助助兴，不是很好吗？走吧！”

台上的戏正演得热闹，观众笑声不绝。唐玲在一个白发如霜却精神矍铄的老艺人耳边说了几句，那老人点点头，随手从乐器箱内取了一把二胡。

一行三人从厂部的边门悄悄出去，走入金黄色的“海洋”。他们走的这条田埂，只有二尺来宽，两边自由伸发的油菜枝丫，几乎已经把它遮掩起来了。

二

长长的田埂一直把他们带到坐落在蠡施河旁边的一个村落。牛家港村由五个自然村组成，这里才是真正的牛家港，在五个自然村当中，要算它的规模最大。

据庄里年纪顶大的白眉郎中说，民国二十四年前，这里上百户人家没有一户外姓，族长就是村长。那时有一条规定，哪家只生一个女儿的，不准外嫁，一定要招女婿进门，以延续门庭，不使牛氏家族这株大树损枝折叶。日军侵占后，外面大乱，这里小乱，这条规矩无法维持，尤其是日本鬼子在芦辛库一带进行大屠杀，数天之中，杀掉数以千计的无辜乡民，相距不到百里，连血腥味也闻得到，因此包括族长在内一些憨实胆小的人家连忙拖老带小逃往外地。此后，却又有一些外地难民逃来这里落脚，牛家港延续了数百年的牛姓大族就此打得七零八落。解放后，男婚女嫁，讲究自由，四十多年的变迁也很大。所以，如今庄里姓牛的人家已经寥寥无几，白眉郎中一家算是正宗牛家港的大户人家了。

人家虽大，却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白眉郎中夫妻生了七个，留下四个儿子，——牛长光、牛长荣、牛长贵、牛长富。四个当中没有一个能够出人头地或者会做生意变得腰缠万贯的。他们都很平常。老大长光的妻子早死，没有续弦，只有个女儿

牛小英伴在身边，小英在厂里上班，他自己则专门弄点田地里的活计；因为牛家港离集镇很近，每天早晨他都要把新鲜蔬菜挑到镇上去卖。老二长荣脑子比较活络，开一条挂机搞运输，一年四季寒冬酷暑，除了发高烧头重脚轻床上爬不起来，几乎天天都在船上。妻子周丽华在皮件厂的箱包分厂里做辅助工，把皮件厂里做服装裁剪下来的碎料按大小颜色一堆堆理清，然后让技工加工成各种色彩拼凑而成的各种提包。他们有一对双胞胎儿子，老大叫牛龙，小的叫牛虎，去年两个儿子一起结婚，婚前造了四楼四底房子，两弟兄各人一半，置家具办酒席，耗尽了长荣夫妻这许多年死挣活扒省吃俭用聚起来的全部积蓄。本想造五楼五底的，给自己也留一楼一底，但没有钱了，因为是在老宅基上造的房子，旧房拆了，夫妻俩只得在楼房旁边搭起两间比草房略为好看一点的简易房，作为安顿之所。牛龙、牛虎都在跑“掳皮箱”生意，东一榔头西一棒，做成了有一笔进帐，做不成倒贴费用。俗话说：“皮包生意空对空，十趟难有一趟中！”村里人背地里说他们弟兄俩是彩气球，飘来飘去，光有一个壳，里面却是一包气。

老三牛长贵虽说做的也是掳客生意，但他与两个侄子不同，做土货，比如毛竹、木材、山笋、水果甚至蔬菜，什么都做，倒也很实在，十多年里也赚了不少。妻子赵珊珊就在家带个儿子。白眉郎中最小的一个儿子是牛长富，也已经四十岁了，他生性懦弱，优柔寡断。本来他是倒插门被万云台茶馆范老板招赘为婿的，订亲不到三个月，范老板到浙江去采办茶叶，不幸碰到车祸，身受重伤，虽尽全力抢救，还是留不住他这条命。扔下一个独生女儿范惠娟和那家茶馆。在这种情况下惠娟再也没有能力完成父亲招女婿的遗愿，白眉郎中便东借西赊凑钱为他俩造了三间瓦房完了婚。只是婚后，两人的日子过得并不开心，

范惠娟虽是女人，却个性倔强、高傲，偏偏嫁着这么一个男人，几次想离婚，只是离了婚以后又怎么办呢？快四十岁的人了，对镜自照，脸上已经有了皱纹，年轻时的婚姻都不成功，离婚后哪里还能找到自己所喜爱的男人呢？因此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拖着过，还幸亏有自家父亲传下来的茶馆和女儿小金英，不然，照她的性格，真正度日如年了。

白眉郎中的名字叫牛永庭，过去是一个走方郎中，惯用偏方治怪病。有些土草药治起病来还真的很灵验。四十岁那年，生了一场伤寒病，痊愈后，不知怎么搞的，头发眉毛变得雪雪白。尽管他有奇方在手，夜交藤、何首乌百种草药千种办法都用过，纹丝不动，一点作用也没有，老婆劝他：算了，只要身体没病，头发白又有啥关系！做郎中的白头发越多越好，人家就是相信老郎中！这话说得中听，就是眉毛变白了看起来好滑稽，学堂里的小孩子碰到他就叫他白眉郎中，日子一久，竟成了他的外号。他今年八十三岁。但今天牛家并不是为他做寿，而是为他老婆先生娘娘。郎中先生的妻子，乡下都这样称呼。她今年七十九岁。做寿有规矩：做九不做十。今日儿孙们替她做生日祝寿，实际上做八十大寿。

这个决定是老大长光和小媳妇范惠娟凑在一起商量的，老三长贵很赞成，就老二长荣有点支支吾吾，三月三这天他为新新纺织厂装一批坯布到上海，舍不得放掉这笔生意。范惠娟说：“犹豫点啥，给娘做寿是大事。生意做不完的，回掉算了，我帮你和新新厂的厂长打招呼去。”惠娟虽是最小的媳妇，因为能干，办事老练，所以大家都听她的。这次给老人家做寿，里里外外几乎全由她一手操办。

白眉郎中老夫妻仍旧在老屋里。老屋在牛家港的西北面，一共三间，东间卧室，西间厨房，中间客堂。客堂不大，约摸十

二三个平方样子，靠北墙有一条长桌，长桌前摆一张方桌，桌两旁两只靠椅，长桌上的白墙上贴着一个用红纸剪成的“寿”字，下面有一尊撑了拐杖，脸色红润万般慈祥的老寿星塑像，桌上放着几盘小菜和一盒三层蛋糕，一对一尺长的红烛烧得很旺。白眉郎中夫妻端坐在左右两把椅子上，儿孙们都在两旁分立。挤在堂屋外面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主持这项活动的是村主任牛二福，他人不高，却长了一身肥肉，夏天在墙门里纳凉，赤膊双脚一盘，活像庙里的一尊弥勒佛。他为人好，热心，不管谁家有难处找他帮忙，他总是尽力相助，因此，五十多岁了，村里人不论老小，还是都叫他福哥。他是村主任兼敬老院院长，白眉郎中家祝寿，也是一项尊老的活动，顾益民书记和他分工，一人负责戏场，福哥就到这里帮忙。鞭炮放过，接下来的仪式是小辈开始祝寿，从大到小第一对应该是长光。他没有妻子，就带女儿小英上前跪拜。哪知一眨眼身边的小英不见了，他手摸平顶头，赶紧喊一声：“小英！”“哎！”小英在屋外应了一声。“快来给爷爷奶奶拜寿！”“来了！来了！”长光顺着声音朝外望去，只见小英正被一个男青年缠住，那男青年拉住她的衣袖好像是要她干什么，小英不肯却又挣不脱身。长光走过门槛扒开人群，跑过去埋怨说：“小英，祝寿了，你还在这里磨磨蹭蹭！”说着，拉了她就走。一边急走一边问：“他是谁？”“张铁根。”“他要你干啥？”“没什么。”父女俩进堂屋走到方桌前，那里铺了一方块红地毯，小英看爹爹恭恭敬敬地跪下去，也连忙照样把双膝跪在地毯上。长光说：“祝爹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小英跟着说：“祝爷爷奶奶长寿好福气！”说完，二人连忙磕了三个响头。站起来后，一对老寿星分别给长光和小英一人一个小红包，小英高兴地说：“谢谢爷爷奶奶！”

接下来是长荣、长贵、长富三对夫妻，再是牛龙、牛虎两

对孙子孙媳妇，最后范惠娟拉了女儿金英，让这个最小的孙女儿给爷爷奶奶磕头。

福哥见大家拜毕，高声喊道：“现在先给大家分吃蛋糕，然后再来个团圆吃寿面！好，我来分蛋糕！”

福哥拿起一把八寸长的切西瓜刀，刚要动手，突然外面有人大声说：“等一等！”福哥回头一看，原来是顾书记来了。再一看，连忙放下切刀，笑着大声说：“哈，稀客稀客！”想跑上去握手，又急忙转身对白眉郎中夫妻说：“先生娘娘，你看，镇计生办的唐助理也来给你们祝寿啦！”

白眉郎中夫妻闻言连忙站起来。唐玲赶紧走上前去，和一对老人握过手，说：“祝你们长寿，祝你们健康！”

白眉郎中夫妻激动地说：“谢谢，谢谢！”

唐玲笑着说：“两位老人家八十高龄看起来却这么稳健，真是好福气。今天正巧剧团到村里演戏，我给你们请来一位唱宣绢的老艺人。张师傅，给大家唱一段凑凑热闹，也算是尽我们一点祝贺的心意。两位老人家请坐。”

顾书记已经拿来一只方凳，请老艺人张师傅坐下。

范惠娟一看，笑着说：“婆婆，这位张师傅我认识，剧团到镇上演戏时，他每天早上都来坐茶馆。张师傅你说对不对？”

张师傅朗声大笑起来，说：“对对对，你是万云台茶馆的女老板。两位老人家，你们的这位媳妇可是个女强人！”

两位老人拉开嘴开心地笑着，两张布满皱纹的脸变得像孩子那么天真。

先生娘娘说：“以前也常有戏班子到乡下来做戏，叫‘春台戏’，也是这季节，有只歌谣大家唱的：‘三月三，野菜开花结牡丹，蚕宝宝结茧上高山，小伙子劲头劲脑搭戏台。’除了戏班子外，一年四季来得最多的就是唱宣绢，有的一个人，最多的

三个人，省力，用不着搭台，很好听的，那时候我常去听，张师傅你说对不对？”

张师傅点点头笑着说：“老太太说得一点也不错，那时候我就是跑单挡的。”先生娘娘兴致高极，抬起一双干瘪的手，扳着一根根黑而尖瘦的指头，说：“岳飞从军，薛仁贵投军别窑，许仙、白娘娘，高宠挑滑车……哎呀，许许多多，我记不起来了，张师傅今天给我们唱点啥？”

张师傅说：“老太太，今朝是你的生日，儿子、媳妇、孙子、孙囡济济一堂给你祝寿，真是好福气，这样吧，刚刚唐助理说了，我们是来凑凑热闹的，要唱得大家开心有趣。好，我就唱一段‘螳螂招亲’。”说完，清清嗓子，调准琴弦，一段过门拉完，就唱了起来：“东山脚下有个竹园浜，风景秀丽好地方，前门贴对清水塘，背靠明晃晃的老军漾。平地里一片丝瓜棚，绿叶里住着螳螂将，螳螂从小武艺强，祖传双刀世无双，房里家具样样全，朝思暮想盼新娘。忽听外面门声响，原来是田鸡舅舅来望外甥，舅舅生来扁头阔嘴巴，却是热心热肺热肚肠，你请我请客堂里坐，上等绿茶满屋香，田鸡开口叫外甥，今朝与你做媒相，身边拿出红贴子，介绍一位好姑娘。姑娘家住南瓜地，小名就叫纺织娘。螳螂听后喜上眉，但愿能够成为一对好鸳鸯。田鸡辞别大外甥，前脚一抓后脚一纵跳出丝瓜棚，手拿二张八字好年庚，兜过竹园清水浜，乱砖堆里寻着田鼠老先生，请它挑个好日脚讨新娘。田鼠翘起三牙须，生意上门喜洋洋，二张帖子看清爽，尖嘴巧舌排年庚，田鼠贪吃心头痒，偷东摸西臭名响，有意拣定今朝讨新娘，趁机敲竹杠……”

张师傅真不愧是老艺人，嗓音虽然没有年轻时圆滑婉转，但韵味不减，江南丝竹民间艺术的真谛无不在他每一句唱腔中表演出来，内容又滑稽，听得在场人个个捧腹大笑，唱完最后一

句，他站起来双手抱拳，先朝前走，再向四周听众连连拱手，大家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

就在这时，一个六七岁的女小孩从人群中挤进来，径直走到唐玲面前，高高举起一只手，手里捏着一封信。

唐玲愣了一下，指指自己的鼻子，那孩子点点头。她取过信，封皮上没有写一个字。便从里面抽出信纸，目光朝纸上一扫，不禁怔住了。

三

这封信——实际谈不上是信，没有台头，没有落款，半张白纸一句话，上面写着：“牛家四媳妇范惠娟有喜了，她要生下这个孩子。”苏南一带农村习惯把怀孕说成“有喜”，表示怀了孩子是大喜之事。但这封信显然不是报喜，而是检举揭发。范惠娟就在这小小的堂屋里，伴在先生娘娘身边，婆媳俩正笑得不停地擦泪水。唐玲不动声色地把信放进口袋，一边和大家一起拍手鼓掌，一边非常自然地朝范惠娟的腹部认认真真地看了几眼。

女人怀孕四个月开始，肚子便会微微隆起，旁人一看便知，而怀胎三个月以下，外表并没有什么变化，很难觉察。唐玲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开始，就在镇里做计划生育工作，十多年的职业特点，对女人的肚皮有着极其敏感又非常准确的洞察力。

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看出来。唐玲细细地凝视着这位被张师傅称为女强人的牛家媳妇，她在镇的西栅老街开茶馆，唐玲认识，只是女人家不上茶馆，和她没有交道。她长着一张很讨人喜欢的瓜子脸，短发烫得很时式，额上披着稀疏的刘海，五官匀称，眼睛不大但乌黑发亮，小巧玲珑的鼻子微微上翘，显得很高傲又很倔强。内穿羊毛衫，外罩黑底白格夹克，黑色凉爽呢长裤，黑色半高跟方口皮鞋。虽家居农村，却一丝半毫也寻找不出“乡下人”的影子，城市里那些大家闺秀，娇滴滴的千金小姐，与她相比，反倒黯然失色。她并非长有国色天姿般的容颜，而是因为具有一般女人所没有的神韵，一种柔如水烈如火的气质。唐玲和她年纪相仿，同是女人却又不同，唐玲给人的感觉只是一个办事风风火火泼泼辣辣的干部。

范惠娟穿着宽松式的夹克衫，唐玲怎么看得出肚皮的变化！估计检举人不会凭空捏造，如果确有其事，问题也不会太大，怀孕期肯定没有超过三个月，这位女老板又忙茶馆又忙家，看模样就是里外一把抓的人，虽然能干，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哪里还有闲空生孩子、领孩子？但从揭发信上看，似乎她要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写信人和范惠娟一定很熟，而且是常在一起说说心里话的好朋友。既是好朋友，为什么又要揭穿她？难道范惠娟生下儿子对这位朋友或是亲戚会有什么妨碍？如此一想，唐玲的心头不觉罩上一块阴云，十多年的工作，好像一个有经验的中医郎中，只需脉搏一摸，便知病情轻重。碰到这类情况，必然是道难题。

范惠娟发觉唐玲正一眼不眨地望着她，连忙跑过来，笑着说：“唐助理，谢谢你啦！”

唐玲也笑着说：“怎么谢起我来了？”

范惠娟拉起唐玲的手，显得十分热乎，说道：“今天是我婆

婆八十寿诞，里里外外都是我操办的，礼数都尽到了，就是闹不起来，你不仅请来了顾书记，还带来个张师傅，张师傅又带来个‘螳螂招亲’，这不，把大家笑掉牙，我公公婆婆不知有多高兴。能够这样，还不是要谢你？”

唐玲说：“尊老爱幼是作人的起码道德，你婆婆做寿，我们来庆贺庆贺也应该，还用得着谢？做这么多年女老板，客套话说惯了，是不是？”

范惠娟说：“哪里，我这个人呀，要是学会那一套法门，就不至于在小茶馆里混饭吃了，像你这样吃皇粮当干部有什么不好，旱涝保丰收而且威风，你看看，你到牛家港来，连顾书记、福哥都要听你呢！顾书记你说是不是？”

顾益民笑起来，说：“那当然，一则，唐助理是镇上干部，镇领导村，我们怎么能不听；二则，唐助理是抓计划生育的，计划生育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她的后台硬，要有啥问题，来个一票否决，任你村里千好百好，只要计划生育出了差错，什么先进什么荣誉统统扫光，我这个当支部书记的当然要请她多加关照，福哥你说是不是？”

福哥拉开弥勒佛似的笑脸，连口说：“是，是。唐助理在我眼里，真比观音菩萨还看重！”

唐玲手一挥，又好气又好笑，说：“去，开什么玩笑！顾书记，张师傅一曲唱完，我们也该退场了。”说完，面对白眉郎中老夫妻，亲热地说：“祝两位老人身体康健！我们告辞了，以后再来看望你们！”

两位老人站起来相送，白眉郎中迈步还很硬朗，先生娘娘却大不如他，范惠娟急忙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大家一直把客人送到院子外面。

临别时，唐玲在范惠娟耳边轻轻说：“我属龙，你呢？”

范惠娟作了一个老虎的手势。

唐玲“哦”了一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难怪。”又在她耳边轻轻说：“看起来，你不该属虎，或者说我不该属龙。”

范惠娟茫然地问：“为什么？”

“因为龙虎在一起要争斗，而我今天和你相处的时间不长却很想和你交个朋友。好，不多说了，明天我再来看你！”说完，朝大家摆摆手，与顾益民等人一起离去。

唐玲他们这么一闹，近乎一个钟头，牛长光怕爹娘劳累，便招呼众人赶快吃蛋糕和红枣莲心汤。分蛋糕前，小金英一定要大家先唱个“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农村现在也洋化了，都是从电视上看来的，所以一点也不觉得稀奇，但这支大合唱乱七八糟，听起来真是滑稽之极，不管怎样，规矩还是做到了，只要两位老人开心。热闹了一个下午，儿孙各各离开这幢已经很老的老屋，回他们自己的家里去。眼望满屋子的人眨眼间走得精光，白眉郎中夫妻坐在椅子上变成两尊佛，谁也没有出声，很小的屋子突然变得大起来，空荡荡、静寂寂，心里感觉着一阵又一阵说不出的滋味，儿子生了那么多，像鸟那么一窝，一口一口把他们喂大，又一个一个离开，什么时候想着了，跑来坐一坐、聊一聊，就想不着的时候多。现在大家忙着挣钱，起早摸黑奔东走西的，虽说都在一个庄子里，却半月一月地见不着一面。到了这点年纪，不要说农活干不了，就是茧丝也抽不起来。白眉郎中拿了一世的比头发粗不了多少又细又轻的银针现在拿在手里也索索发抖。两人唯有日出盼日落，黑夜巴天明，一天又一天，一步步地在捱向人生的尽头。

过了好久，先生娘娘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又剩我们两个人了。”

白眉郎中苦笑笑，说：“我们的儿子总算不错了，想想港东